



走过青春

难忘陕北农村的柴火灶

李连科

我在陕北农村生活了一年多，农家的很多物件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，其中就包括柴火灶。在农村，家家户户都离不开它。每到煮饭的时间，劈柴之声，炒菜之声，大呼小叫吃饭之声就从柴火灶周边四散开来。

那热气腾腾的饭菜一端上桌，甭管是什么吃的，都有家和妈妈的味道。有柴火灶的年代，才有袅袅升起的炊烟，才有扑鼻而来的饭菜之香。

我们来农村没多久，就搬到老乡家，与老乡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。每次劳动收工回来，家庭主妇就忙着做饭。我偶尔也帮着劈劈柴，或给灶火添把柴。

再看这小小的灶台，它可是连着全家的一个重要纽带。灶台虽不大，可情系一家人。灶台上，一个大锅连着一个

锅。大锅用来蒸馒头、熬米汤，小锅主要是用来热水，偶尔也用来炒菜。小锅里的水是利用灶火的余热加热的。这可大大方便了这些城里来的学生。每次下工，头件事就是打盆热水，将脸及身上的尘土清洗干净。

灶火前常备一个木杈，用来往灶坑里添柴。陕北的杨木柴好烧，杠木柴耐烧，榆木柴不好烧。有时柴火湿，点着之后直冒烟，呛得人受不了。

1969年我们来陕北时，这里的生活很贫困。一日三餐中，早晚都是玉米面馍和小米稀饭，中午一顿杂面，一成不变。我们也入乡随俗。麦收的时候，能吃得再好一些。队里把刚打下来的麦子给每个人分几升，拿回去可以蒸一锅白花花馒头。记得有一次，我连续吃了4个

新麦子蒸的馒头。在吃饅饅的时候，用小麦和榆树皮压成的面粉和面，将面团装进一个带漏眼的饅饅床，将饅饅床支在锅上，用力把面压在锅里，煮熟捞出，加上做好的汤，然后倒入一勺辣椒油，真是噱咋咧！

那时，每家的灶大同小异，灶火门设于灶的前方。灶台宽敞，可在灶台上放置待烹的食物及炊事用具。灶台后部靠烟囪处或灶身两侧设有可利用余热温水的小锅。那时候农村虽然贫困，但因为有了这些柴火灶，整个窑洞都透着一股子生气。

多年过去了，现在村里人都住上了楼房，大部分人用上了天然气，不再使用灶台烧火做饭了。但，农村的柴火灶，依然留在我的心中。

折柴的学问

陈国栋

现在，人们一说起知青，就会提起知青当年的一些糗事。其实没有插队经历的人，尤其是年轻人，根本就理解不了，更想象不到那些在特殊年代发生过的特殊事情。譬如折柴。

当年，我在贫瘠偏僻的陕北小山村插队。那里荒山秃岭、地广人稀，农民不但粮食紧张困难，就连取暖做饭用的柴也是很稀少的。我们刚到农村时，生产队让社员给我们折些山柴。在宜川，我们将砍柴称为折柴。冬天里，为了烧炕取暖，我们就拼命折柴。

这些柴就是山上的一些茅草、干黄蒿、野酸枣枝之类。它们大都生长在崖畔畔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折柴的辛苦与艰难。随后，队长让我和知青刘长久在村民庞树林的带领下折柴。我们扛着小轱辘，跟随村民庞树林来到村后山坡处的崖畔畔旁，准备折柴。

村民庞树林给我俩讲如何贴着地面折柴，怎样用脚挡住折到的茅草、黄蒿一类的柴，再怎样将其一把一把地拢到一起。折野酸枣枝要特别注意酸枣刺扎人，要连根挖出来后再用小轱辘碾几下刺，免得被扎。最后，要将一种野藤蔓似

的荆棘条子拧成绳子，把折好的柴集中到一起，捆扎起来，用一些比较柔软的茅草插入背着的一面，以防背着的时候咯人扎人。

他边说边示范，我们哥俩边听边看。他已经将一小捆野酸枣枝和一些茅草、干黄蒿捆扎停当，背了起来。随后，他问我们看明白了吗？我俩笑着点点头。心想：“这不是跟玩一样吗？好办！”就开始自己独立操练起来。

可没想到当我们真干起来，才发现根本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回事。由于我们北京知青大都穿着塑料底的棉鞋，平日在黄土地上行走，脚底都打滑。现在要在崖畔上走，我们穿着这种鞋，稍不留神就有滑倒并摔下去的可能，我们根本不敢靠近悬崖畔，更不敢让鞋子与柴草和吃针刺相碰。结果，我们累出了一身臭汗，也没折到多少茅草和干黄蒿，更别提野酸枣枝了。那个狼狈相，令人哭笑不得。

当我俩大眼瞪小眼的时候，坐在旁边抽着旱烟的村民庞树林看着我们笑着说：“你们两个娃娃就不是干这个的嘛，你们的娘老子咋就这么放心让你们来我

们这里？好好学着吧，这农村的活计多着呢！”他边说边磕掉旱烟锅里的烟灰，然后把烟锅挂在脖子上说：“你俩好好看着！”

我俩傻愣愣地看着他在崖畔上轻松折柴的样子，很是沮丧。

不一会儿，他给我俩每人折了一小捆柴，捆好，再用一些干黄蒿和茅草分别垫在我俩的背部，帮着我俩把柴背起来。然后我们三人一起回村去了。

这是我到陕北农村之后第一次干农活儿，还是别人代劳的，不及格。从此，我们也开始在山岗沟壑里折柴。诚然，那是远远不够用的。有时候遇到阴雨、风雪天气，我们自己折的柴烧完了，无奈之时也免不了去偷生产队的公用柴。有时，乡亲们看到我们没柴烧了，就给我们一捆两捆救急，当地人称之为“背柴或两背柴”。

别看折柴这点小事，里面的文章大得很。陕北的乡亲们对北京知青当时的困境非常理解和同情，所以对于我们偷柴之事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因此，直到今天，我们北京知青依然眷恋自己的第二故乡，思念那些朴实无华的乡亲们。因为在我们的最困难的时候，是他们以宽阔的胸怀接纳了我们。

麦收

马秀元

插队几个月了，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，光阴似箭、日月如梭，一晃就到了麦收的季节。塬上，麦浪滚滚、一片金黄，全村人都面带喜悦。有老乡说，今年的麦子长得比往年都好，真是个好年景。是托了毛主席的福，也沾了你们北京娃的光。听了这话，我们还真有点儿沾沾自喜。

麦收是农村最重要的农事之一，常用龙口夺粮来形容。全村的男女老少只要能下地干活儿的一起上阵。开镰的头天晚上，村支书满红对我说：“你明天到麦场上去干活儿吧！”我说：“我没干过麦场上的活儿。”他说：“你跟着干就是了。”他还要给场上干活的婆娘女人们记个工分。又交给我一个长方形木印，上面反刻着“南杨舒”三个字，并告诉我其用途。

第二天一早，大多数劳力及知青都去了地里割麦，我直奔了场院。陕北农村，村村都有个场院，是专门用来麦收时脱粒晒粮的。我们村的场院在村南头，北邻饲养室，约有四亩地大小。场院的东、西、南三面有不高的土墙围着。西北角有间厦子是专门存放打场用的各种农具的。场院几天前就收拾好了。偌大的场院，地面平平展展、干干净净、硬硬实实的。场边，十几个碌碡一字排开，轴上还抹了油。几十把三股木杈、木锨、扫把和若干个柳条编的笊篱也都准备就绪。此时，十几个老汉蹲在场边抽着旱烟，一群婆娘、女子叽叽喳喳地凑在一块，手中纳着鞋帮鞋垫，搓着麻绳儿。我拿出笔和本走过去，认真逐个地记下他们的名字。

前晌过半，十来辆装满麦草的架子车急急地进了场院。老汉们连忙起身，婆娘女人们忙收起活计，上前搭手一阵忙活卸下麦草，空车又马不停蹄地奔回田间。

此时，场院上打麦碾场的活儿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：婆娘女人们戴上头帕和草帽，两手不停地抓起麦草秆，将其横七竖八且均匀地抖落在地上，一片又一片，一层摞一层，此为乱麦。我也手忙脚乱地跟着干了起来。老汉们则手持木杈，叉起散乱的麦草，翻转九十度后轻轻一抖，麦草就如一丛灌木稳稳地站了起来，此为栽麦。就这样

乱的乱，栽的栽，配合默契。几袋烟的时间，十来车麦草如同又生了根一般“立”了起来，占了小半个场院。

“为啥这么弄？”我一边干活儿，一边问身旁的明印老汉。

老汉告诉我，打麦脱粒要晾干透透才能行。刚割下的麦子潮湿，散乱后用杈子栽立起来，使其进风透光才能晒得干透，麦穗干透了才好脱粒。哦，我豁然明白了这项农活中蕴含的道理。说话间，不断有麦车进场，人们又一遍一遍地栽，栽的栽，有条不紊地忙。我也拿起木杈，想栽麦。哪知麦草瞬间倒下，我又栽了几次也还是如此。见状，明印老汉叉起麦草，一边放慢动作示范，一边说着要领。我认真听，仔细揣摩，心里默念着动作要领，又拿起木杈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试了几次后，麦草终于能稳稳立住了。我倍感欣慰与自豪。

时近晌午，整个场院上栽满齐腿高的麦草，在阳光下一片金黄。忙了一上午的人们饥肠辘辘，麦草却倔强得纹丝不动，在烈日下经受暴晒。

到饭时了，我主动留下看场。明印老汉嘱咐我：“要当回事，不准有人在场边吃烟！”我使劲儿答应着。其他人都赶紧回家吃晌午饭。此时烈日当空，我站场边仿佛都能听到麦穗被晒得爆裂的声音。真是个收麦打麦的好时节！

烈日之下，我热得汗流浹背，赶紧到场边的厦子里喝了几口水，然后站在门口注视着场院周边偶尔过往的人。不时学着老乡的腔调儿高喊一声：“哎——不准吃烟！”不多时，人们又陆续回到了场院，我赶紧跑回知青灶房吃饭。

饭后回来，场院里已是另一番景象：七八头牛拉着七八个碌碡前后有距、左右错开，几个老汉头戴草帽，一手牵着缰绳一手挥鞭，嘴里不住吆喝着，赶着牛在满场的麦草上一圈一圈地碾压着。碌碡所过之处沙沙作响，栽立的麦草已伏倒摊平。

牛拉着碌碡一圈圈一遍遍地碾压着，时不时有牛经不住新麦草的诱惑，猛低头，然后用舌头卷起一把麦草，边走边贪婪地嚼着。通常，牲口干活儿时偷

吃是不被允许的。但此时的人们，在麦子大丰收的喜悦中宽容了牛的不守规矩。只是轻吼一声以示警告，并不抡鞭抽打。麦草碾压过几遍，人们用木杈把麦草上下翻动一遍，再次碾压。如此反复几次，在碌碡的滚动碾压下，麦穗绽开，麦粒已脱壳而出。碾场的牛被牵到场边卸下碌碡绳套，不用轰赶，就都争先恐后地奔回饲养室内自己的槽位。噢，原来那儿早已备好水和草料。

后晌，起场开始了！我跟着二三十位村民，手持木杈将麦草挑起，再用木杈颠散。反复几次，使麦粒与麦草分离。麦粒纷纷落地，麦草浮在上面。再将满场的麦草集中到场边。此时回头一望：啊！场院地上铺满厚厚一层圆滚滚、籽实饱满的麦粒，在骄阳下金光灿灿！这是庄户人期盼已久的收获。看着一派丰收的景象，场上男女老少那满是汗水的脸上都露出了丰收的微笑！

人逢喜事精神爽。随后，人们又拿起木锨、推锨和扫帚，推的推、铲的铲、扫的扫，把满场的麦粒集中到场院中间。此时夕阳西下，暑热略退，老天作美送来阵阵清风。队长银丁留下几个技术好的壮劳力，准备一鼓作气趁风扬场。这几人坐在麦堆旁，吃了袋旱烟，稍事休息后便起身。银丁手持木锨，铲起一锨麦粒随手一扬，抬头看看风向及风的大小，明确了自己的站位、扬锨高低、力度大小以及麦粒落下的范围。就弓身稳步，手法娴熟地扬起场来。

真不愧是生产队长。他手起锨扬腕子轻抖，一锨锨麦粒在空中迎着阵阵徐风瞬间均匀散开，如一道道彩弧。夹杂其中的麦壳、碎秆、叶片及尘土被风无情地吹走，麦粒则如雨般沙沙落下。这时，另一头戴大草帽、手握扫把的人，及时将麦粒上面些许的稗壳、草棍儿等杂物扫到一旁。几个人轮番上阵各显身手，几袋烟的时间，上千斤的麦粒被收拾得干干净净。

扬完场，人们都收工回屋了，场院上只剩下我自己。月明星稀，微风习习，忙碌了一天的我躺在麦堆旁的麦草上，放松筋骨，倍感惬意。

● 海人鱼

● 连理树

● 比翼双飞

作者系北京知青王俊林